

怎樣自修馬列主義

加里寧等著 水夫譯



時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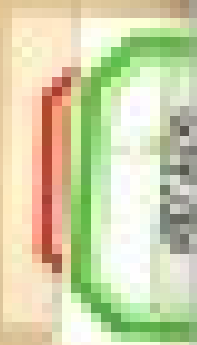
679/80

怎樣自修馬列主義

馬列主義學習班 編 著



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



怎樣自修馬列主義

加里寧等著

水夫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М. Калинин и други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ленинизма

本書係收集蘇聯書刊上有關文章翻譯而成

版 權 所 有

1950年2月上 海 初 版

1953年4月北京第十五次印刷

88,901—118,920 冊 · 定價 2,200 元

32 開 · 75 定價頁

*

時代印刷廠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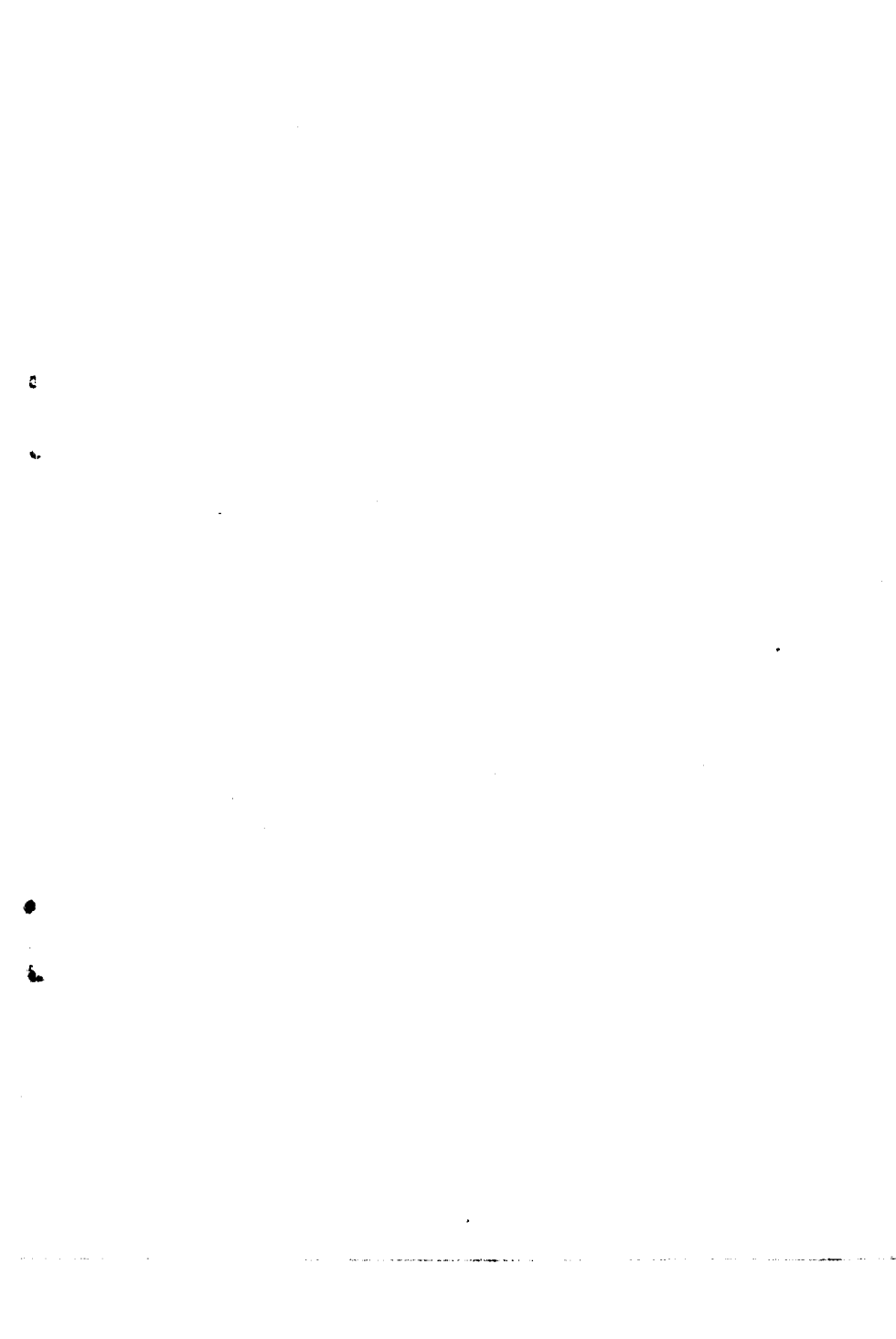
外文印刷廠印刷

源豐裝訂所裝訂

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總經售

目次

工農自修的道路（M·加里寧）	三
怎樣讀書（M·布爾勤娜）	一〇
怎樣幫助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者（C·諾維柯夫）	二九
談政治自修的領導（O·維諾格拉陀娃）	四七



工農自修的道路。

M·加里寧

『自修手冊』編輯部所提出的問題是極其有意思的。蘇維埃政權愈鞏固，我就愈經常地想到這個問題。這問題就是：廣大的工農羣衆用什麼方法能夠獲得知識。準確些說，並不是知識，而是廣義的教育，因為照我的理解，知識是對某一種專門技術的研究，教育則是一般的教育與修養的發展。

現在有幾十個從外省來的，想進高等、中等與專門學校的青年來看我。我記起，過去我也以為僅在進了學校之後，才能獲得知識。可是現在我明白，祇有個別的人才能進學校——尤其是進高等學校，大量渴望知識的羣衆無疑地還是留在校門之外，他們祇好滿足於校外的教育，或者至少也得擱上好幾年。而沒有入學的青年

● 這篇文章曾發表在一九二四年第二第三期合刊的『自修手冊』上。

就認為自己幾乎完全和知識隔離，同時也和最有益地服務祖國的事業隔離了。

我怎樣在鄉下獲得教育的

我的教育，或者準確一些說——發展，是從鄉村小學開始的；教師是一個老農民，向每一個學生收取的學費是一冬一個盧布光景，據我記憶所及，是大家輪流供給他吃飯的。學生總共有二十來個人。學校就設在這個孤伶伶的老頭子的骯髒的大農舍裏。拉開幾張桌子和凳子——就是一個學校了。

我唸的是教會斯拉夫文入門，而大部份人，則是俄文入門。學習以最原始的方式進行：所有二十來個人都高聲朗誦，各讀各的書，造成了連續不斷的噪聲。

在這樣的學校裏，我待了三個月光景，我學會了字母、雙音節和三音節，已經開始拚字了。

第二年冬季，我已經有機會進正式的學校——四年課程的地方國民學校。那

邊，我像一個餓鬼撲向食物似的撲向學習。從秋天到聖誕節，我唸完了兩級——初級和半中級，升到了中級。

一學會閱讀，我就撲向校內圖書館的書籍，這些書籍大部份是宗教書，主要是講神父的生活。在兩年中我畢了業，同時也讀完了校內的圖書。將畢業的時候，有一位女教師開始把她私人的藏書借給我看。到了夏天，雖然沒有時間經常看書，但我仍舊抽空閱讀了鄰家一個地主的藏書室裏的幾本書。

這樣，在鄉村小學畢業之後，我已經酷愛閱讀了，我也有很大的學習願望。

彼得堡的學習

彼得堡的環境，在教育意義上講，並沒有把我放到非常有利的條件上，但是我總算做了一個有很多學生的家庭的小廝，這些學生竭力迎合我求學的願望，就我記憶所及，有幾個甚至替我上課，至少也幫助我瞭解他們自己已經搞清楚了的東

西。然後他們供給我以足量必需的書籍。

從鄉村到了彼得堡之後，我貪婪地讀着報紙，首先是『新時代報』，因為它的確是『新時代』的。我心想：這種新的東西就是我所需要的，——可以知道現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在報紙的材料中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外交欄和政治欄。不消說，我的學習是最沒有系統的，主要是閱讀手頭碰到的和我主人藏書室裏所有的東西。順便一提，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像赫爾岑的『北極星』與『彼岸』那樣的祕密書刊和其他的革命的地下出版物。但是我的世界觀却是非常溫和的，它比我們人們的都要溫和。我在鮑耳托夫斯基家做小廝的時候，從合法的書籍中幾乎完全讀遍了俄國的古典著作和許許多多的科學著作。像勃萊姆的『動物生活』、約翰·斯帝華·米爾的著作等等。總之，學習進行得很散亂，從哲學到小說，當我進工廠的時候，——在文學上我已經很有修養了。

踏上社會生活之路

在工廠裏，我的社會生活是從我遇到了幾個土拉工人的時候開始的。這是從土拉來加入普季洛夫廠工作的青年。他們在那邊進過星期學校，有人加入過祕密小組，主要讀了些民粹派的書籍，像格列勃·鄔斯賓斯基、斯列普卓夫、茲拉托夫臘特斯基等人的著作。我們的會面彷彿使兩種文化相接觸：我熟悉俄國古典著作，但對民粹派的著作却很生疏，土拉人呢，正正相反，他們不大熟悉我們的著作，但很熟悉民粹派的著作。

在互相交換書籍當中，我們組織了一個小組，其中有一個由我們每月的會費維持、有合法書籍也有不合法書籍的圖書館。大約也在這個時候，也是通過土拉人，我們同祕密組織——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建立了聯系，他們派了一個宣傳員到我們這裏來，他經常指導我們有八九個月之久。在這同一時期，我入了技術夜校，並且

在那裏畢了業。

後來我一年一年的更多參加政治工作，一八九九年，我被捕，第一次坐了十個月的牢。

一個人在牢獄裏是擁有很多的時間的：這裏不但不強逼你工作，甚至還禁止政治犯工作的，因此，這十個月完全是獻給——如果可以這樣說——教育的。後來是這樣，一年接着一年的學習，或者準確一點說——自修，是和生命之流並進的。

自修的缺點與優點

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教育方面我缺少點什麼？我一定回答：我在兩個科目上覺到有缺點——不熟悉外國語文和缺乏俄文的知識。所有其餘的東西，在我的實際生活中，至少是並不這麼需要。談到俄文的知識，我認為至少必須更好地通曉俄文，因為畢竟，僅在你善於用簡單而明瞭的形式敘述你個人的意

思時，你的意思才會明白。可是如果你還要影響周圍的人，——這是一個踏入生活的人的完全合理的願望，——那麼僅在你善於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成顯明的、大家都懂的話言時，這一點才能達到。所以我認為，精通俄羅斯語文是每一個有修養的人所極度必需的。

在現代密切的國際往來的情形之下，當莫斯科成爲了世界革命者的聖地時，不懂普遍應用的歐洲各種語言，會剝奪你直接同其他各民族交往的機會。可能，別的通過這種類似的學校的人在實踐中會感覺到其他方面的不夠。無疑地，一個經濟工作人員大概更需要數學，或者，至少是更需要算學的知識。在少年時代，我也喜歡研究數學。每天晚上，臨睡的時候，我總要做一二門幾何、代數或是算學上的習題。但是我在夜校畢業之後，我的腦子裏仍舊沒有多少數學方面的知識留下來；然而非常可能，研究數學是會促進各方面的發展的……

怎樣讀書

M·布爾勤娜

作爲全部積聚知識工作的基礎的是自修，因爲知識的主要泉源是書。人類世代所積聚起來的知識的總和都敘述在書裏。「……種族、人、國家不斷消失，可是書却留傳下來」（赫爾岑語）。書——這是人的最最神妙的發明。書裏銘刻着人和自然鬥爭的全部經驗、他們全部的科學探索和成就、全部的人類發展史。

偉大的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對於書籍在他的智力發展中的意義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我大概不能足夠明白地和令人信服地傳達出我是多麼的驚奇，當我感覺到，幾乎每一本書都似乎在我面前打開了向着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子，把我所不知道和沒有看見過的人物、感情、思想以及關係講給我聽……我愈讀得多，書籍就

愈使我和世界親近，生活對我也就愈顯得燦爛和有意義：『

在廣大的人民大眾都掌握有知識的蘇聯，用居住在國內的各民族的各種文字出版着各部門知識的數十萬種書籍。有龐大的國立圖書館和工會圖書館網，藏有每一個人都可以接近的書籍。

*

*

*

自修乃是研究任何一部門科學的主要的、基本的方法，乃是研究馬列主義的主要的、基本的方法。

初次作有系統的自修的男女青年常常會經歷到許多困難。首先會發生一個問題：自修從什麼開始，自修的程序怎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正確答覆常常會決定學習的成功。在開始閱讀時，首先應當替自己確定閱讀的目標，提出學習上的基本問題，然後進而挑選書籍。如何挑選書籍常常引起青年讀者的困難。哪一種最符合讀者的興趣和修養？怎麼知道這本書是有益的、在敘述上是易懂的？這全是很嚴重的問題，選得不好的書祇會降低閱讀的興趣，如果這本書很

難，那麼甚至會損傷讀者對自己的能力的信心。選書應當慎重加以考慮。別林斯基說，閱讀選得不好的書比不閱讀還要壞，還要有害。必須在自己身上培養一種本領：祇挑選最有價值的、爲達到目標所最需要的讀物。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堅持閱讀有意義的書、獨創的著作，因爲那是偉大理想和崇高熱情的泉源。』

也許，挑選需要的書並不總是自己力能勝任的。遇到困難就應當求助於圖書館、黨研究室、教師、宣傳員等等。圖書館裏分發着有關閱讀問題的參考資料，編寫着關於優秀的新書的評介和消息。圖書館蒐集圖書，搜羅有關讀者詢問的各種材料。雜誌和報紙上的評介欄對於挑選書籍也有幫助。這一欄裏登載着評論和介紹書籍的文章。

有系統的閱讀需要徹底研究材料。讀書的順序不能夠是隨隨便便的，它應當服

●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九九）是最偉大的俄國革命家之一，是一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怎麼辦？』一書即爲他的代表作。

從於研究對象的大綱和計劃。應該根據每一個研究對象替自己定下一個『閱讀範圍』。克魯普斯卡雅^①在她對於如何組織自修的意見中指出，必須僅僅從人類知識的海洋中選取最重要的。僅僅選取那些會使人堅強、給他控制自然和事變的權力、教導他如何利用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富藏、教導他如何改造整個人類的社會生活的知識。從所有無邊無際的知識中，應該僅僅選取對於現代人最有意義的東西。

計劃能幫助有組織地研究書籍。列寧的做法可以做這件事情的範例。列寧從小便熱心地從事自修，有系統地、按照深思熟慮過的計劃研究。應當從多方面閱讀這個原則出發來擬訂個人的閱讀計劃。列寧在給他的妹妹瑪麗雅·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寫道：『我還勸你根據手頭所有的書籍來這樣的準確分配作業，使書的種類加多：我記得非常清楚，閱讀上的變化……是非常有益的。』

許多認真自修的青年讀者都是按照計劃讀書的。

當閱讀計劃已經擬定、書已經選擇好的時候，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怎樣使閱